

我是刚刚被打入冷宫的贵妃。

他是刚刚歇斯底里下旨的皇上。

我跪坐在地上，脸上火烧火燎地疼，肚子也一抽一拉地疼。

我满头的冷汗终于是让他慌了手脚，他冷着脸问我还好不好，我没来得及开口气他，眼前就一黑。

意识消失前，我知道他又开始声嘶力竭喊，这次不是骂我，而是吼着让人叫太医。

《鬓边雪》

1

我小产了。

清醒以后，得知这一消息的我，红着眼睛，用最恶毒的语气告诉他，这是你活该！你不配有孩子！

他冷着脸没有说话，摆手让人把我桐云宫的吃穿用度搬进了冷宫。

冷宫大概是经受不住这突如其来的奢华，一场毛毛细雨，东南角塌了。

他又下旨要将我挪回桐云宫，但是我白着一张脸用花瓶打他，打断了那道旨意。

手绵软无力，花瓶径直落在地上，摔碎溅起的碎瓷划伤了我的脸。

他冲过来给了我一耳光。

你活到今天全凭这张脸，哪里来的胆子伤害它？！

他拂袖打翻了我尚未喝下去的补药，咬牙切齿地让人叫太医。

叫太医，看我脸上的伤。

他生怕它留疤。

2

我是刚被打入冷宫的贵妃。

三年前，我与一众舞姬进京献舞。番国来贡，我献舞时心惊胆战，生怕一不小心就丢了性命。

好在一切顺利，一舞终了，我们都拿到了很丰厚的赏赐。

出了大殿，我开心地拉着姐妹唐瑶的手，说我们可以好好歇一阵子了。

但是话音刚落，一个低着头的小太监跑过来告诉我，姑娘可否赏脸，有贵人相约。

身边的唐瑶喜笑颜开，问贵人在哪里。

那小太监转了个身朝向我，对着我说，礼云公子想见一见你。

我不知所措地看向唐瑶，但是唐瑶皱着眉说，妹妹还真是好福气。

礼云淡淡地沏了一杯茶，唇角带笑对我说，你像极了我一位故人。

他递给我的茶杯精致小巧，喝茶的姿势随意中带着贵族的教养。

我惶恐不安地盯着那杯茶，无从下手。他说我像极了他的故人，可像的只能是皮囊，我一行一动带着的，是骨子里透出来的风尘。

我只是个舞姬，这突如其来的相像，福祸未知。

礼云说，你可愿跟我离开。

我告诉他，我生在风尘，恐折辱了贵人的故人。

言下之意，就是我不愿。

可是礼云只用了三片金叶子，就将我回戏舞班子的路堵死了。

他说，你看，你原来的安身之处，并没有你想的那么值得依恋。

他说，跟我走吧，你会脱胎换骨的。

我的确脱胎换骨了。

我从一个风尘舞姬变成了即使跻身名媛，亦是让人看不出破绽的贵女。

我的蜕变，花了礼云了三年时间。

我亦是用了三年才知道，礼云说的故人，就是他的孪生妹妹。

礼云的妹妹名唤锦鹤，是他们南宫家孙子辈上，唯一的女儿。

关于我与锦鹤，礼云只说过一句话。

你像她，像足了八分，粉黛修饰，九分足矣。

他这样说时，眼底有温润的光，恍若天成的贵气里，终于夹带上一丝人间的烟火气。也只有提及锦鹤时，他才会不那么高高在上。

那句话以后，他再也没正面提及过锦鹤，只是请了最好的老师教我歌舞，后来又教我琴棋书画。

我的吃穿用度不输任何名媛千金。这样娇养三年以后，我几乎都要忘记自己出身风尘了，自己都信了自己是金山玉髓养出的贵女。

有时我会好奇，这位同我像极了的姐姐，到底去了哪里。每次问及这些，礼云便只是倒茶给我，问我近日又学了什么东西。

礼云，礼云。

他的名字总是让我觉得淡然出尘，他的人更是人如其名。

在他面前，他不经意的一个动作，一个眼神，就能让我觉得自己身在尘埃，须得仰望于他。

礼云说，下个月，擎云公主生辰，你与我同去。

说这话时，礼云正神态专注地钻研一本药典，且时不时将一些药材切切磨磨。

我看他神情过于专注，忍不住怀疑自己刚才是不是幻听。

礼云翻了一页药典，微微颦眉，默了许久，才将一味药材加进去。

他说，你现在应该找吴叔帮你准备宫宴的衣服了。

我顿了顿，诺了一声，离开了。

出门前我忍不住回头，礼云依旧是那个姿势，神情淡漠，眼底没有悲喜。

窗外有光溜进来，撒在他身上，在他刀刻一般的侧脸上，打下昏黄的光晕。

公子无双，大概就是他这样。

6

关于帝王，我是在宫宴上遇见他的。

我不是第一次见他了，第一次见他是三年前。那时，我同戏舞班子里其他舞姬一起进京献艺。他那时就坐在最上首，转着茶杯冷漠又疏离。

第一次见过他以后，我碰见了礼云，自此命运天翻地覆，从风尘舞姬，摇身变成跻身名门的贵女。

我第二次见他，是在他皇妹的生辰宴上。酒过三巡，他亲自舞剑送与公主擎云。此时的他，神态间挂着少年气，看向公主的眼神，是哥哥看妹妹的宠溺。

只是他剑舞蛟龙过后，剑锋停于我的鼻尖。

「锦鹤？」

我被他眼底翻涌的情绪撼动，心知他认错了人。

一双骨节分明的手夹住了剑锋，将那剑锋推开，又一只手将我揽入一个宽广的胸膛。

我诧异地抬头，看到的是礼云那温润如玉的侧脸。

「陛下可是酒力不支，认错人了？」

「礼云哥哥，她是谁？」

那九五至尊死死盯着我，一双眼睛似乎是想将我盯出一个窟窿。而公主擎云，亦是不依不饶地扯着礼云袖子追问我是谁。

7

我是谁？

礼云低头看我，薄唇轻启：

「这是南宫桐苏，我的……堂妹。」

我听他在我名字前冠上了他的姓氏，不禁一阵愕然，堂妹二字，又让我心中五味杂陈。

我照着这三年来，学到烂熟于心的礼数向这二人行礼。

「原来是堂妹啊，堂妹叫我擎云就好。」

擎云公主语气一改之前的咄咄逼人，反而上前拉住我的手，言语里生出几分讨好。

「擎云。」

皇帝在一旁沉沉出声，打断了擎云有失礼数的举动。他一双眸子幽幽盯着我，盯得我背脊发凉。

肩膀上的手一紧，我被带得身子一歪，重心不稳地倒在礼云怀中。

「桐苏，可是身体不适？」

礼云的声音掺杂着担忧，我抬眼对上他深不见底的眸子，识相地轻轻点了点头。

「方才饮了两杯酒，如今有些头晕。」

宴上忽然一阵喝彩，我回头一看，那皇帝已经将剑撂给一旁的侍臣，甩手回他的座位了。

众贵戚合时宜的一阵喝彩，给足了皇帝面子。擎云也一步三回头地看着礼云离开。

而我，像是被人遗忘在了墙角。

礼云眉间有一抹舒展，像是打赢了胜仗一般。

「吃些这个，醒酒。」

他递给我一碟话梅，字与字之间，像是带着宠溺。

8

宴席结束以后，我被礼云叫去同程一辆马车。车上礼云闭目养神，我安静地坐在一旁，不出声。

许久以后，礼云说：

「桐苏，我留不住你了。」

我不懂他什么意思，直到下了马车，看见那托着圣旨的公公，我才后知后觉，礼云说的「留不住」是什么意思。

圣旨说，擎云公主与我一见如故，特召我进宫陪侍。

擎云公主住在公主府，圣旨却要我进皇宫。

我不知所措地看向礼云，礼云却已经同众人一样行礼在地。

他面无表情地跪在地上，眼底的淡漠让人清醒，我的犹豫也就是那么一刹那，

「民女接旨。」

9

我没见到公主，也没见过皇上。

我住进了一个颇为别致的殿里，锦和殿，每日的吃穿用度，比在南宫家要翻一番。

我找不到公主，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回去，日子过得闲散又无聊。

锦和殿的大宫女告诉我，想要什么，可以直说。我实在无聊，就告诉她，能不能帮我找一把琴。

大宫女点了头，次日我起身以后出门，满殿的琴让我以为自己在做梦。

大宫女说，这是陛下的心意，姑娘若是都喜欢，可以都留下。

我心下惶恐，但是面上还是挑了一把中等的琴，其余的一把没有留。

10

「陛下。」

我第三次见到他，是在锦和殿的浴池里。

他不着寸缕靠在浴池里，眯着眼睛将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

我倒吸了一口气，忍了又忍，才将喉头的尖叫咽了下去。随后我裹紧了轻薄的纱衣，转身退了出去。

可是门口不知何时立了两个粗使婢子，魁梧的模样，让我自觉站住了脚。

我不是傻子，我知道浴池里那个男人在想什么，于是我原路返回。

「回来了？」

他一头墨发被人梳开，闲散地垂在耳畔。我站在浴池边上，看他闭着眼睛任由宫女喂葡萄。

我没说话，他摆摆手，几个宫女有序撤了出去。一时间，浴室里水汽蒸腾，只剩我同他二人。水雾朦胧里，一只手攀上了我的脚。

一阵天翻地覆，我来不及挣脱就被诡异的力道拉下了水。待我稳住身形，才发现自己坐在了他身上。

「桐苏.....？」

他的头发被池水打湿，蜿蜒地贴在脸上、脖子上，一张素来阴沉的脸爬上几分妖异，让人背脊发凉的同时，又觉得这张脸过分美丽。

他说，你叫桐苏。

11

「他是怎么找到你的？给了你什么条件？」

他微凉的手在我脸颊摸索，似乎想沿着我五官的轮廓追忆什么。他眉宇间带着挑剔，捏着我下巴的手上的力道，暴露了他的情绪。

很危险。

他很危险。他说的「他」是谁，我心里隐隐浮现那淡然出尘的人，但是这跟我没关系。

我摇了摇头，看着他的眼睛告诉他：

「我不知道陛下在说什么。」

「你是谁？」

「我是桐苏。」

我没骗他，我是桐苏。

南宫是礼云冠给我的，他给我金山玉髓，又冠给我一个背景庞大的姓氏。我如尘埃，此生这样痛快活过，已是足矣。

至于礼云想做什么，就不是我该关心的了。我如尘埃，怎么懂得磐石的心思。

许是我的眼神过于真挚，他与我对视良久，终是松开了捏住我下巴的手。

我忍不住呼出一口气，惊觉自己方才紧张到忘记了呼吸。池水温热适宜，我浑身不自在地坐在他怀里。

他不动，我也不敢动。

僵坐了许多，我觉得腿下某个地方开始慢慢变硬，忍不住咬嘴抬眼看他，才只看到他下巴，就听见他说：

「不管他给你什么，我都给你五倍十倍百倍。要么死，要么留在我身边。」

「你.....自己选。」

12

人怕死，没什么不对。何况，我可以不用死。

因为怕死，我成了一个无名无分，却宠冠六宫的人。

盛宠之下，站在风口浪尖的是我。根基不稳，冷暖自知。无依无靠，我只能祈求皇帝庇护。

我对着皇帝百般迎合讨好，最后慢慢变了味道。

人会厌倦，亦会恃宠而骄。

皇帝口味实在让人消受不起，他喜欢骑射，钻研剑术，唯一沉静一点的，就是好茶。

所谓的宠冠六宫，无非就是他做这一切的时候，都喜欢带上我。

我用来刺绣的手指，被羽箭磨出茧；十年的戏舞功底，被他嫌弃撑不起软甲；纤细的身板，被他嫌弃提不动剑.....

可是他在床上又是另外一个模样，看上去爱极了我这绵软的身子。

我不傻，他宠我是真的，但是为什么宠我，是个问题。

对我而言，是关乎生死的问题。

关乎生死的问题，我还没解决，就先被他的妃子解决了。

女人的嫉妒最可怕，尤其是被宠坏的女人。

在我之前，那个锦贵妃，是皇帝独宠的一个女人。我看到她的第一眼，就知道这也是个可怜人。

我与她的容貌相像得很，她像我像足了七分。

为什么是她像我呢？

因为我比她更像锦鹤。我好歹是个赝品，而她只是个残缺的赝品。

这一切看似是我赢了，但是并不是。

我无名无分，在隆冬腊月里，被她宫里的太监，扯着头发丢下了水。

如果不是因为礼云被太后叫进宫路过那里，我就真的死了。

再次醒过来时，我得知自己已经是个答应。而礼云，即将和擎云公主完婚。

我看着自己带上薄茧的手，脑袋里划过礼云下水救我的场景。

礼云说，你能不能不要顶着她的脸，做一些危险的事情。

塞翁失马，焉知祸福。

我寒冬落水，大病一场，帝王的怜爱也变得患得患失。

我知道他还舍不得我的脸，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不愿意再碰我。

锦贵妃只是被罚思过，思过结束，便开始变本加厉刁难于我。

我一忍再忍，直到那天晚上，皇帝派人送了一把刀给我。

送刀的小太监一字一句地传话，皇帝说，刀开过锋，可以用。

我心下了然。

半月之后，锦贵妃失足落水，被淹死了。

后宫上下皆是假意唏嘘，唯有帝王掐了我的下巴告诉我，阿苏，你下手不干净。

我挣开他的禁锢，看着他的眼睛告诉他，臣妾需要陛下，所以不能做干净了。

他似乎有一瞬间的呆滞，但是第一次眼角眉梢有了融化的迹象。

又是半月，我成了桐妃。

皇帝内里是个粘人的人。

他不会明说，但是他需要把我放在眼皮子底下。我知道他需要看到我这张脸。

我成了第二个锦贵妃。

可是脸不可靠，如果被人加以利用，我依旧会步锦贵妃的后尘。

可是，我应该怎么做。

这么想着，我褪去寝衣，下了汤池。

水雾蒸腾里，后背贴上了一个胸膛。我瑟缩了一下，回头发现是他。

「陛下怎么总是喜欢闯人浴室。」

他埋头在我颈间，咬我的脖子，含糊道：

「朕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随后口齿厮磨，我感觉到这个吻慢慢变了味道，他的手掐住我的腰将我翻了个个，正对着他。

我痛呼一声，他微微喘息着停下来，我给他看手心里的薄茧，茧子被水泡过，泡得发白。

他两只手捧着我的手看了许久，最后声音嘶哑地说：

「你不适合这个。」

我不明白，但很快就被他卷土而来的攻势夺走了理智。

16

他再没找我练过骑射，但是骑射的时候，总是带上我。

一开始是他在骑射，我在一旁坐着看。日子久了，变成他同我一起坐着聊天。再久一点，变成了隔三岔五去骑射，平日里跟我一起泡在汤池里。

「阿苏，你怎么这么懒。」

我吻他的眼睛，玩弄他的头发，对他的话避而不答。

他被我头发骚扰到烦了，就沉着脸将我抱起来，扔进池子里。我在池底屏住呼吸，不过瞬余，他又会下来捞我。

我红着眼眶埋怨他，他摸摸我的头：

「阿苏，你怎么这么弱。」

我会告诉他，因为臣妾需要陛下。

这时，他的温柔，不是因为我这张脸，而是真的属于我。

他说，阿苏，你要明白，我也需要你。

我就在这里，可是阿苏，我需要你自己留在我身边。

手心的薄茧慢慢褪去，他终于发现了我最擅长的是跳舞。

我想他是喜欢的吧。

可是他又贴着我的鬓边请求我：

「阿苏，可不可以学舞剑。」

他眼睛里的真诚太过炽热，心里有一根弦，被轻轻撩拨了。

这不对，可是我还是这么做了。

铁剑提不动，他给我换成了木剑。软甲太沉，最后他给我换成了窄袖常服。

月沉西南，有虫鸣夏。

我舞得该是美的，可他神色复杂。他该是喜欢的，但是眼神里有不甘，却又透着惊艳。

他唤了我的名字，模样是再三踌躇，仿佛「阿苏」两个字很难说出口。

我问他，陛下喜欢臣妾吗？

他说，喜欢。

我又问，那是怎样的喜欢？

他抱住我，说，因为合适，所以喜欢。

擎云公主同礼云的婚期定在了三月。

我再次见到礼云的时候，是一场宫宴。擎云乖巧地坐在他身边，他淡然地坐着，偶尔会低头看一眼擎云。

我坐在皇帝身边，看见他遥遥对我举杯，心拧了一下，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难过。手里的酒杯被皇帝抽走，我抬头看，皇帝只留给了我一个冷峻的侧脸。

礼云似乎是没有想到皇帝会替我挡酒。他一贯淡漠的表情，有一瞬的僵硬。

我突然记起，我也曾站在他身边，他也像陛下如今这样挡在我身前。

许是有些感慨，我走神了。一件长袍落在我肩上，将我的思绪拉回，我抬眼对上那双幽深的眸子，听那低沉的声音说：

「你不擅长饮酒，不舒服就回去。」

我说：「臣妾并无大碍。」

他嗯了一声，眼底闪过我不曾见过的温柔。

我成为桐妃的第八个月，擎云嫁给了礼云。

再见到他时，他已经成了驸马。擎云似乎安静了不少，不再像婚前那样缠着礼云了。

皇帝问我，礼云是个怎样的人？

我不愿思考他的深意是什么，只是老老实实停下画眉，正色告诉他：

「礼云公子如玉，再无可比翼者。」

他一愣，问我：「那朕同他比呢？」

我心知说错话了，所以上前抱着他，讨好道：

「陛下文武兼济，人中之龙，名副其实。」

他扣住我的腰，声音低沉：

「朕偏要同他比，你来回答。」

「陛下是夫君，他是兄长。」

「你叫朕什么？」

我心底一沉，他是皇后的夫君，我只是他的妾室。可是看着他那双狭长幽深的眼睛，我心神一晃：

「夫君。」

「阿苏，朕喜欢你的野心。」

20

他喜欢我的野心。

可是，我不能只有野心。

后宫实力错综复杂，平戎将军于西北屡战屡胜，连带他的亲妹妹在后宫也平步青云。

有人开心，就有人难过。

就比如，皇帝将允给我的翠琥珠赏给了平戎将军的妹妹，良妃。

她开心，我难过。

一颗珠子没什么，可是她却是从我的手里夺了去。她让他给，他就给了。全然忘记，那珠子已经允给我了。

我没再跟他提过此事，可他却自己拿了绫罗绸缎，和颜悦色过来哄我。

我看着他的脸，告诉他：

「良妃姐姐同臣妾一样，为皇家开枝散叶，职责所在。陛下雨露均沾并无过错。」

他歪在床上，将我揽今怀里：

「阿苏，你是这样的人吗？」

他看着我，眼底有戏谑的笑意，可是那笑意深处，是我参不透的帝王心。

参不透就不参，谎言有时候真的没必要，实话有时候最管用。我皱眉将心里话告诉他：

「臣妾想把陛下关起来，那样陛下就是臣妾一个人的了。」

他怔了一下，手指插进我的发，顺着发丝的方向，有一下没一下地捋顺。

「阿苏，你懂不懂朕。」

21

我懂不懂他？

我大概是懂的。

所以我几方打点，将良妃的补药变成了避子汤。

他是知道的，大概还很高兴。

那天他阴恻恻地看着我，语气颇为奇怪：

「朕还没有孩子，你这是想让朕绝后吗？」

我有些诧异地看着他，心里在想，我上太医院打点遇阻的时候，帮我的是不是这个人？怎么事成就开始装傻不认人了呢？

这副吃人的表情，是干什么？

「阿苏，朕想要个孩子。」

他忽而脸色一转。

我看着他的眼睛，他认真地看着我，一双手细细地描绘我五官的轮廓。

心里闷闷地疼，我不该奢望太多虚无缥缈的东西，来的没有权力实在。

所以我眼神清澈，一字一句地告诉他：

「子凭母贵，我护不住我的孩子。」

我只是我，是桐苏。不是桐妃，也不是南宫锦鹤的替身。

他摸了摸我的头，告诉我：

「朕说你能，你就能。」

22.

权力是个好东西，他一句话我就跟良妃平起平坐。

甚至，他将我彻底写进了南宫家的族谱。

我，彻底变成了南宫礼云的堂妹。

这一次见到礼云时，我正在跳舞。

陛下坐在凉亭里，手底下是一碟剥好的葡萄，他正在一粒一粒地给我去籽。

我打趣他：

「陛下这般对待臣妾，是要折煞臣妾。」

他眉毛一挑：

「你胆子比朕还大，还怕这个？」

我娇笑着从他手中夺了一粒葡萄，转身时正对上礼云微愣的眼神。

我正色看礼云对我行了礼，而后听到身后的人说：

「朕晚点再来看你。」

陛下将我写进南宫家的族谱以后，我便与南宫家荣誉与共。我若是日后身染祸事，南宫家亦是脱不开关系了。

今日礼云入宫，大概也是他的意思。

只是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这样待我，难道只是因为我这张脸吗？

粉黛修饰，九分足矣。

礼云当年的话，像个咒语在我耳边环绕。

我想，这九分相像，真是我这一生离奇的倚仗，亦是我这权贵的倚仗。

皇帝走后，礼云说：

「你过得不错。」

我给他倒了一杯茶，告诉他：

「承蒙公子厚恩。」

如果不是他给我三年时间蜕变，如果不是他将我带到皇帝面前，这泼天的富贵，跟我本就没有半分钱的关系。

我是个知足的人，这样活过，已经是死而无憾。

礼云问我：「你过得开心吗？」

23

我看着礼云面前的那盏茶，碧色的茶水中氤氲着清香。

「自然是开心的，桐苏必不忘本，能有今日乃是八辈子修来的福分。」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淡淡的，抬眼发现他沉沉地看着我：

「桐苏，你是聪明人。」

我摇了摇头：

「公子错了，阿苏只是普通人。」

「桐苏，他.....到底哪里好？」

我将那琉璃盏里的葡萄捏出一粒，往嘴里送，嘴角忍不住泯出了一个笑：

「大概，是他容许我有野心，也能看透我的野心罢。」

礼云淡漠的神情有一丝疑惑，但是很快就染上了一抹伤情。

我诧异的时候，他忽然开口：

「她也喜欢他。」

我没听懂，但是他忽然起身离开，那道淡然出尘的背影，竟然透出了一股狼狈。

她，是锦鹤。

我早该想到的。

24

锦鹤。

我住在南宫府的时候，对锦鹤的情况，一直都只是听闻。

我不曾刻意了解过，但是隐隐约约觉得，那与我像极了的姐姐，定是做过什么大事。

我看着镜子，觉得自己这张脸真是三生有幸，让我从一个舞姬，彻底蜕变成名门贵女。

「你哥哥今天同你说什么了？」

镜子里倒映出那张美到妖冶的脸，是陛下。铜镜里他发冠卸下，与我鬓角相依，长发缠绵，看起来恩爱极了。

我笑了笑：

「哥哥只是叮嘱我，谨言慎行，好好服侍陛下。」

后颈扣上一只手，有一下没一下地掐着。

「阿苏很聪明，阿苏你要一直聪明。」

我靠在他怀里，打断了那只揉捏我后颈的手。

「阿苏愚钝，陛下不要嫌弃。」

25

「平绒将军麾下十万铁军，在西北如履平地。」陛下对我说的时

看起来像是一个君王对一个功高震主的臣子的忌惮，但我直觉没有这么简单。

他所落寞的东西，就像落了灰的花瓶，虽然已经蒙尘，但是依旧易碎、精致。

是我，触碰不得的。

所以我安静地当他的听众。

他说：「阿苏，朕喜欢你的恰到好处。」

我对他展露一个笑，他拥我入怀。

我知道我很成功，是一个完美的替代品。既不会让他忘记她，又能做到她已经不能做到的事情。

26

他宠我，情不自禁地宠。

良妃那里他大概是不想敷衍的，可是每每见过她以后，他都会带很多东西来哄我。

其实我并不是那么在意。

我在意的，好像从一开始的权力，变成了驱使他这样做的目的。

如果我没有这张脸，这一切大概都没有了吧。

这是个疙瘩，解不开的疙瘩。

我郁结于心，在秋初病了。

病中诊出，我怀孕了。

我怀孕了，我跟他的孩子。

消息不过一刻钟就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他穿着朝服微微喘息地奔来看我。

他站在门口，眼眶微红，看着我，眼神中翻涌的还是我看不懂的情绪。

我对他笑，笑着笑着眼中突然流下泪来。他抱着我轻轻拍我的背，没出声。

我，真的好想知道。

他心里到底装了怎样的一个人。

能让他这样一个人，如此如此地念念不忘。

27

有些念头是动不得的，就比如，那天天气微雨。

我站在门口，看门外秋雨连绵。

看见他冒着雨冲我奔过来，身后是一串小跑着打着伞的太监。

「这里这么冷，你就这么站在这里？！」

他头发上脸上的雨水是真的，手心的温度是真的，他的话也是真的。

那一声阿苏，也是真的。

我心里宽慰起来，他不是照样心里有我了吗？

虽然一开始是因为我像她，但是现在他捧在手心的人，是我。

我心里忽然舒坦起来。

没有什么过不去，只有回不去。

28

我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但是很快又被孕中的不适摧折下去。

什么都吃不下，吃什么都想吐。

整天软绵绵地躺在寝宫里，有气无力。

太医说，等月份再大点，就不会这么难受了。

我等啊等，等到了宫里合欢树叶子都落完了，才得以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我摸着微微隆起的肚子，听宫女告诉我，平戎将军回京了。

听闻那将军今年不过二十多岁，但是战场上丝毫不见稚气，麾下十万铁骑，攻无不破。

迎接平戎将军的宫宴，我没有去。

坐在陛下身边的人，是良妃。

29

那天宫宴结束，皇帝就火急火燎地来了我这里，但是坐了不久，就被良妃的人叫走了。

他走前面上一脸的愧疚，说：

「阿苏，你该明白朕。」

我点点头，抬手替他理了理衣领。

他张了张嘴，什么都没说出来。

我看着他离开，心里没什么波澜，不难过也不失望。从入宫那天我就知道会经历什么，只是偶尔也会期待，自己会不会不一样。

许是看我神情有些落寞，一直在我身边的宫女开始说些什么想转移我的心思。

我好笑地看着那个古灵精怪的小宫女，比比画画地跟我讲她从宫宴打听来的消息。

她说，今日宫宴上，有一黑子女子，舞得一手好剑。

「奴婢也见过娘娘舞剑，娘娘的剑比她好看多了！」

我的心忽然狂跳了一下，眼前一阵眩晕。一个想法忽然出现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

脑袋里好像有根弦断了，那个想法像是个梦魇将我击溃。这个想法没有依据，全是我的想象，但是我还是一阵心慌，最后眼前一黑。

最终我还是没撑住，惊动了太医院。

太医院的人被我突如其来的小产征兆吓得彻夜未眠。

30

天亮以后，我终于又恢复了意识。

太医说，身子骨太差，胎相本来就不稳，一直靠补药温养。

身子骨差我是知道的，但是我没想到肚子里那个，竟然这么脆弱。

我不敢再想太多，整日里闭门不出，好好养胎。但是太医又说，不走动也不行。

于是我净挑好天气出去转转，偶尔皇帝也会跟着，但是我沉默了很多，不想再刻意迎合他的喜好。

他只当我是太过紧张这个孩子，亦是有多余的话。

日子过得平淡，唯一的波澜就是，公主府传出擎云公主有孕的消息。

我已经很久没有想起礼云了，上次见他，是在太后那里见过草草一面，他站在公主身侧，神情淡漠如初。

娘娘在想什么？

小宫女打开一个食盒，摆出一众果子蜜饯，说是陛下听说我在御花园，叫人送过来的，让我多坐一会儿，别老待在殿里。

我能想象他说这话时，眼皮子应该没从奏折离开，嘴角忍不住洩出一个笑，捏了一个瓜子往嘴里送。

31

我大概对他来说，不只是个替身了吧。

能让他在忙中抽闲，去关心有关我的琐碎。

我盯着满桌子的吃食出神，忽然一阵喧嚷，我来不及看清怎么回事，就被一股大力扑倒在地。

我只来得及分辨出，将我推倒的是一只大猫，我能做的只有护住肚子。

场面太过混乱，周围宫女的尖叫，猫的嚎叫，捉拿那只疯猫的一众太监的呼喊，通通一股脑冲进我的耳朵，搞得人头晕目眩。

慌乱中，我被人大力扶起，又被那人裹着腰几个巧妙的身位，闪到了安全的地方。

我护着肚子忍不住发颤，但是当我看清救我那人的脸时，只觉得空气几乎凝固，我亦是几乎化成僵木。

32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锦鹤。

她一袭黑衣，长发只用一条黑缎高高束起，装扮丝毫不见女气。如果不是因为她的身形，恐怕我会认为她是京城哪位官家的贵公子。

我被她单手裹着腰带出了混乱，亦是被她那张脸击得溃不成军。

几乎一模一样的五官，却是任谁都能看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

只是她似乎没注意到我，待我站稳，她就松开我的腰，轻盈地窜了出去。

她夺了太监手里的木棍，取了个刁钻的角度丢了出去，那十几个人急红了脸都摸不到的大猫，就这么应声从假山上落了下来。

见那猫落地，她径直伸手将它捉进了怀里。我看她拧眉将猫丢给了太监。

「这孽畜谁养的？有心养没本事训？还偏生放出来祸人？」

我想过去谢谢她，可是一抬脚身子就一软，倒在了宫女怀里。意识消散前，我看见她冲我奔过来。

33

良妃不是普通的妃子。

她未出阁前，端的是将门养出的闺秀。可到底是将门，她的喜好，总归与寻常女儿不同。

她喜欢猛禽。

她宫里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凡是能伤人的，都有那么几只。

我尚未入宫前，她宫里一只豹花猫将一个宫女的眼睛抓瞎，太后勒令她将一众猛宠送走。

可是她倚仗将军府的威仪，依旧养在宫里。后来陛下对她表了不喜，她这才有所收敛，将一众猛宠送走，只留了一只半大豹花猫养着。

那日御花园发狂伤我的，就是那只已经长大的豹花猫。

良妃跪在我的寝宫，对着我对着陛下苦苦哀求，想要留下那豹花猫的性命。

陛下看了我一眼，眼神中有我读不懂的东西。

他说，你来决定吧。

随后就将寝宫留给了我与良妃。

良妃沉默许久才缓缓开口：

「阿厌平时很乖，它不是故意伤你的。妹妹能不能放它一马？」

我没说话，她依旧跪在地上。

这时候小宫女推门进来，送来了补药，提醒我一定要趁热喝。

我点点头，小宫女很识相，目不斜视地退了出去。

良妃又说：「阿厌是我一手养大的，我实在舍不得它。妹妹，我将它送出宫去可好？这辈子都不再见它，只求能留它一条性命。」

她眼底有不可忽视的希冀，看得出是真的在意那只豹花猫。

可是陛下临走之前那个眼神，让我心下隐隐不安。

我端起药，一饮而尽。药有一丝烫，惹得我舌尖有点痛。那一丝疼痛过后，丝丝缕缕的苦味在嘴里蔓延，弄得我忍不住皱眉。

我不知道如何开口，但是我的的确确因为那只猫伤了胎气。

于是我问：「你真愿意一辈子不见它？」

她说：「只要它好好活着，我愿意一辈子不见它。求妹妹饶它一命。」

我不解道：「它只是个畜牲，你为何这样不顾一切放下架子救它？」

她说：「我觉得值得。」

我说：「好，但是它的去向，要由我决定。」

34.

良妃到底没能救了那只豹花猫。

因为我跟陛下的第一个孩子，没了。

那天寝宫里只有我与她二人，我突然小产，她百口莫辩。

陛下盛怒之下，将良妃位分一降再降，离处死只差一步的时候，平绒将军将兵权交还给了陛下。

兵权交还给陛下的那天晚上，良妃被绑在椅子上，看着那只豹花猫被活活打死。

陛下则抱着我，不住安慰我说：

「阿苏不难过，孩子还会有的。」

我其实有些听不进去，到现在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那天，一切那么突然。

我告诉良妃，豹花猫我要亲手送走。我本意是想看她惶恐的表情，想吓一吓她。

可就在她忧虑的时候，翻天覆地的绞痛让我彻底失去了意识。

我以为只是伤了胎气，没想到那只豹花猫真的要了我孩子的性命。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只是任由陛下抱着，无声无息地流泪。

我自认不是多情的人，也并没有太多关注这个孩子，甚至我都没有做好当一个母亲的准备。

可是孩子真的离开的时候，我还是忍不住掉眼泪。

陛下说：「阿苏你看看我。」

我就看看他，但是视线很快就被泪水模糊，我看不清了。

他说：「别难过，还会有的。」

我没出声，只是挣脱他的怀抱，缩成了一团。

35

那是我第二次见到锦鹤，她依旧是长发高高束起，明明是一袭黑衣，却板正中给人一种干净的感觉。

她坐在御花园莲花池的栏杆上，用莲蓬调笑一个小宫女，脸上挂着邪邪的笑意。

我听从太医的医嘱，休养了几个月，这些天好不容易得以出门透透气。

小宫女说，娘娘在宫里待得太久了，久不见日，面色着实苍白了些。

我听着她的话，不自觉地摸了摸脸。

遥遥望见锦鹤将那莲蓬塞给了小宫女，拍了拍手从栏杆上跳下来，正巧跟我视线相对。

她愣了愣，终究是冲我走了过来，似乎是纠结于怎么行礼。我看她一通挣扎以后，跟我抱拳敷衍了一下。

不知怎么回事，看她别别扭扭，做不好宫中礼仪的滑稽模样，我竟然忍不住勾出一个笑。

小宫女当即叹道：

「娘娘可算是笑了，这几个月可愁死奴婢了。」

我瞪了她一眼，小宫女缩了缩脖子，退了回去。

我向锦鹤道谢，多谢几个月前她出手救我。

可是锦鹤摆摆手，说了一句受不起。

没有别的意思，她就是说了一句受不起。

她看我的眼神没有嫉妒，没有愤怒，有的是怜悯，是愧疚。

我一瞬间有点明白，她为什么这样看我。

她可能，并不像礼云口中说的那样喜欢皇帝。

36

我邀她到我的锦和殿坐一坐，她到了以后似乎愣了一下。

她说：「你住在这里？」

我点点头，轻轻说：「这里不比其他殿来的气派，但是贵在别致。」

她没说话，许久以后轻轻说：「这是个好地方。」随后自顾自地在殿里转起来。

我看着她的背影，脑袋里不知道该想些什么。

我曾一度幻想，真正的锦鹤是哪般模样。究竟是如何美貌，得以让他念念不忘至今。我甚至暗自揣测，锦鹤是不是死了。

可是她没有，她不如我想象中容貌倾城，甚至不像是从世代书香的南宫家出来的女儿。

她通身带着的，是整个皇城都没有的干净，一种我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习得的模样。

想到如此，我突然有些自惭形秽。我自认为是个成功的替代品，以为锦鹤也是金山玉髓养出来的贵女，我已经成功替代了她。

可是，根本不是。

倘若不是因为这张脸，我再绞尽脑汁，他大概都不会看我一眼。

锦鹤高我半头，身形更是大我一圈。她端茶杯的时候用的是左手，随后我发现，她习惯于用左手。

许是我的目光太过明显，她洒脱地甩了甩右手，告诉我：

「我的右手算是废了，现在是个左撇子。」

我顿时心下好奇，可不待我思考如何询问，门外便风风火火闯进了一个人。

是陛下。

37

我不自觉地站起来，呆呆地看着他，忘记了行礼。

反倒是锦鹤，规规矩矩地对他行礼，目不斜视，面上更是不见一丝不该有的表情。

「你怎么在这里？」

皇帝的声音有些冷，他没有看我，只垂眸看着地上依旧行礼的锦鹤。

我轻轻告诉他，是我叫她来的。

但是他似乎没听见，或者说，是不想听见。他固执地盯着锦鹤，眼中又是那翻涌的情绪。

我没再说话，对他行礼告退，将锦和殿留给了他们二人。

可是刚刚走出去没几步，就被一只手拉住。

我回头，对上的是锦鹤那双跟我几乎一模一样的眼睛。

她说，该走的人是我。

随后她身形轻巧地离开了。

许久以后，他站在了我的身边。

他没说话，我也没说话。

站了不知道多久，我有些累了，径直转身离开，却被他拉住。

「阿苏，你是聪明人。」

我没回头，但是我点了点头。

他松开手离开了，没有看见背对他的我泪如雨下。

我是聪明人，很多事情不用撕破脸皮就已经心知肚明。

他从未许诺过我什么，我又哪里来的底气为自己鸣不平。

38

我又一次见到了礼云。

那是擎云公主同他的孩子的百岁宴。

礼云的孩子早就出生了，只不过那时我刚刚小产，所以没有人告诉我。

我不知道该送些什么，但是我总该送礼的。

我搜罗了为自己那个没福气出生的孩子准备的所有东西，收拾了一大箱子，想给擎云公主送去。

但是收拾好以后，又觉得这是百岁宴，我这些礼，不太吉利。

索性我让小宫女从私库里挑了一套繁复的首饰，送了过去，自己则声称抱恙窝在了宫殿里。

可是我还是被皇帝一句话叫去了满月宴。

他宠擎云，我作为礼云的「堂妹」，不能不去。哪怕他是皇帝，也要亲自登门给擎云这个面子。

所以我，又一次见到了礼云。

他在人群中淡然地应酬，满堂的宾客让他眉宇间微微颦起。

他不喜欢人多。

我陪皇帝走了过场，寻了个地方偷闲。礼云不知何时也偷溜到了我身边。

「你瘦了许多。」

他如此开口，我一时不知道如何接话。

尬了半晌，我只是点了点头，他又问：「你会不会恨我？」

「公子何出此言？」

他叹了口气：「阿苏，你应该猜到的。」

我点点头，说：「我不会恨你。」

39

皇帝觉得我聪明，礼云也觉得。

可是哪里又有什么天生的聪明人，只不过是从一开始我就明白，如果不是因为这张脸，礼云根本不会在我身上浪费时间。

我懒得猜忌礼云的目的，也懒得去跟皇帝心中所爱一较高下。

我自幼长在戏舞班子，能活着长大已是不易。人生在世，我本一心贪图享乐，活于当下。

可是，大概是突然被泡进了蜜罐子里，我起了贪心吧。

他满心满眼都是锦鹤的模样，已是令人羡慕，偏生他那样的眼神日日夜夜都放在了我身上。

戏多迷人眼，惑人心弦。

礼云说，你像她，却又不像她。能让人记起她，却不会让人错认成她。

我抿了口茶，轻轻点了点头。这大概，也是陛下将我留在身边的原因吧。

40

一盏茶的消遣过后，礼云忽然起身，我不解地看他，他似乎读懂了我的疑惑。

他说，偷闲一盏茶做我的礼云公子，此时，他是驸马。

看着他的背影，我凭空多了一丝难过。

好像从来没有人问过他，过得到底好不好。从前是我仰望于他，那时他在我眼里，光打在他身上都是亵渎。

如今，却觉得当年的公子如玉，蒙了尘。

41

我看见了礼云同擎云的孩子，是个粉粉嫩嫩的女娃。

她眉眼间有礼云的影子，口鼻带着公主的娇俏，是个有福气的孩子，净捡了爹娘好的长。

我说，陛下，你看这孩子笑起来像不像公主。

我太喜欢那个孩子，抱着一直舍不得放下，我抱给皇帝看，他对外一直冷峻的眉头，有片刻松动。

我知道他喜欢这个孩子。

想着想着，心里一阵酸涩。

大概是我没控制住表情，公主急忙上前夸我今日的簪子别致，想要挑开话题。

却听见有婢子通传，平戎将军的贺礼也来了。

平戎将军与别人不一样，只我听闻的，就觉得此人在我朝，乃我朝百年幸事。

于是，他成功让一屋子除了皇帝，所有人为他挪了步子。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平戎将军沈霆翼。

一个很高，瘦但是没有一丝单薄的男人，明明二十多岁，却有着三十岁的沧桑。

我以为的平戎将军，应该是一个魁梧的汉子，这副模样，着实让我惊讶。

可令我更惊讶的，不是他的模样，而是他身后一身女装的锦鹤。

能让堪比贵公子的锦鹤换上女装，且称得上小鸟依人的，我见过沈霆翼后，再也想不出第二个人能做到。

佳偶天成，一个词突然出现在我脑海里，仿佛有什么在我脑海里联系在了一起。

沈霆翼行礼，锦鹤亦是相随。

我抬头去看皇帝，袖子里的手忍不住握紧，却不想他一脸淡然的表情，仿佛漠不关心。看上去，像是一个局外人。

可是，像是局外人的，又何止是他一个。

42

从公主府回去以后，皇帝就赖在了我锦和殿的汤池里。

他说：「阿苏，朕到底哪里不好？」

这是在问我，锦鹤为什么不爱他吗？

说完他便闭气潜下了水，我下水去吻他，用舌尖撬开他的嘴巴。

最后是他托着我的腰将我送出水面，眼底有恼怒的情绪。

「你想憋死吗？」

长发被水湿透紧紧贴在我身上，一丝一缕的模样像是水墨，将我的身体分割成诡异的碎片。

他忽然抱紧我说：

「阿苏，对不起。」

他大大的手掌在我后脑勺轻轻摩挲，脸颊亦是紧接着我的脸颊。

「阿苏，对不起。」

我任由他抱着我，不解这话从何而出。

是对不起他不爱我，还是对不起他将我当成了锦鹤的替身？

可是，有区别么？

我回抱住他，肉体相依的感觉让我心里生出几分侥幸。

侥幸他还是将我留在了身边，没有因为所爱的人将我推开。

我突然觉得自己好可怜，不知何时，我的愿望已经变得这么简单。

留在他的身边，能看到他，摸到他。

我，一开始好像不是这样的啊。

陛下膝下一直没有子嗣，哪怕一个公主都没有。

前朝开始劝说他选秀，填充六宫。

他说：「阿苏，真不想这样。」

他不想，不想选秀。他眼底疲惫几乎溢出，是真的倦怠于选秀。

我抱着他，告诉他：

「陛下，可是你需要一个孩子啊，这天下也需要一个孩子。」

他身体忽然僵硬了一下，然后紧紧抱住了我。

他说：「阿苏，朕想跟你有一个孩子。」

我心里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那么轻轻地疼了。轻轻地疼，不重，但是绵绵不绝，仿佛没有止息。

沈霆翼交还了兵权以后，很久都没有什么举动。我不明白为什么陛下先前对他那么忌惮。

沈霆翼看上去，不像是野心的人。

直到，沈霆翼请旨赐婚。

沈霆翼请旨赐婚于他同南宫锦鹤。

那天，皇帝赶走了所有人，将寝宫里能砸的东西全砸了。

我到的时候，只有满室的狼藉。

我找了一圈才发现他颓废地坐在床边，我轻轻走过去，但是被他赶走。

他抄起手边的一个枕头，将我打了一个趔趄。

我没站稳，差点碰到一旁的花架上。

许是我的痛呼让他回过神来，他又急急奔过来，将我翻来覆去看了一遍。

最后他把我抱在怀里，一遍又一遍地说对不起。

我突然很委屈，第一次在他面前几乎崩溃地哭。

我听见自己上气不接下气地问他：

「陛下问我自己哪里不好，可是阿苏也想问陛下，阿苏到底哪里不好？」

对啊，我到底哪里不好。

我不是木头人，我也会委屈。所有的委屈嫉妒，因为你不在意，全都变得一文不值。

我不想让自己太过难堪，所以一直不出声。可是，你为什么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

我将你放在心尖上，你却自己卑微到尘埃里。

「陛下，我到底哪里不好？」

他捧着我的心，给我擦眼泪，最后憋出一句：

「阿苏，对不起。」

45

我第四次见到锦鹤，是擎云公主孩子百日宴以后。

她对我说：「桐苏，帮帮我。」

沈霆翼想娶她，所以请旨赐婚。

我不明白，为什么非要赐婚，锦鹤告诉我，因为沈霆翼跟她的身份。

两个人背后的势力错综繁复，虽说自然可以成婚，可沈霆翼在朝中政敌不少，二人成婚后必然会被有心人利用。

赐婚，可以过一段安生日子。

锦鹤说这些的时候，面上是一种我无法描述的沧桑。

她比我大，放眼望去，像她这般年纪还未嫁人的姑娘已经很少了。

她说：「我不喜欢这里，我想跟沈霆翼回西北。」

「桐苏，帮帮我。」

46

我不知道怎么帮她，相反我觉得我应该恨她，因为她我才会变成这样。

因为她，所以他的世界里，没有我的容身之所。

可是，我就是恨不起来。

甚至，觉得她要比太多人来得干净。

所以，我答应了帮她。

沈霆翼赐婚的请求，终究石沉大海，等到的只是一旨政令。

命他回西北继续戍边。

得知这一消息，我心里忍不住感叹，锦鹤是真的了解皇帝。

当时，锦鹤皱着眉，一脸厌倦：

「他不会放我走的，可是阿翼不相信，所以，桐苏你帮帮我。」

锦鹤不相信沈霆翼的请旨会成功，所以让我帮她。

我希望她离开，不希望她留在这里了，所以我答应帮她。

我告诉皇帝，我想出宫去安国寺。

想给那个没出生的孩子祈福，想再求个孩子.....

他愣了一下，点头同意了。可是，他说：

「阿苏，对不起。」

47

我头一次没有跟他告别就离开了。

我不想再听他道歉了，所以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可是出宫以后我又害怕了。

我怕事情真的会像锦鹤所说的那样，沈霆翼启程以后，皇帝会强行让她入宫。

我怕极了。

我想立即回到他身边，看着他，寸步不离。可是，又像是赌气一般，我知道希望渺茫，却还是在期待，在期待他不是锦鹤口中那样。

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在跟谁赌气。

我在安国寺，等啊等。

等到了锦鹤的消息。

锦鹤说：

「帮我，替我入宫。哥哥会护你周全。」

48

他终究是想趁沈霆翼回西北的时候，让锦鹤入宫。

我在安国寺祈祷了那么多日夜的祈愿，终究是落了空。

锦鹤入宫前夜，礼云将我带回了我曾经住过三年的南官府。

那夜，锦鹤只身一人前来跟我告别。

她说：「桐苏，你的恩情我此生不忘。」

她抱着我，说了好些句抱歉。

可是我摇摇头告诉她：

「你要跟沈霆翼好好过一辈子，白首相依，儿孙满堂。」

她说：「桐苏对不起。」

我摇了摇头，告诉她，天快亮了，你快走吧。

她对我抱拳一笑，随后翻身上马，身形隐匿在了黑夜里。

她让我帮她，看准的是我与她相像。可是我不怪她，因为她比谁都来得坦荡。

又或者说，我是在借了锦鹤的胆子，做一些桐苏不会做的事情。我突然有些颓然地想，我大概是羡慕她羡慕到了骨子里。

我没想过，再一次回到南官府，会是以这样的方式。我换上了锦鹤的衣服，精心将自己修饰成她的模样。

眼角眉梢里，我生疏地模仿锦鹤的举止。

礼云站在廊下问我：

「桐苏，你真的要去吗？」

我看着他，第一次没有在他面前摆出「贵女」的仪态，我笑得很开心，告诉他：

「那是我夫君，我这是……要回家。」

当年，我于擎云公主生辰宴上被他一眼瞧中。他一道圣旨，让我荣宠至今。

如今……我只不过是恃宠而骄，想再嫁给他一次而已。

49

锦鹤成功与否，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失败了。

他一眼就看出了我到底是谁。

可是他没有揭穿我，恰恰相反，他让我接了那道册封锦鹤为贵妃的圣旨。

他的表情很可怕，就像当年锦贵妃死去的那夜一样，他钳住我的下巴，盯着我的眼睛。

「你是不是以为自己很聪明？你为什么也要跟我对着干？！」

「为什么？！为什么连你也要跟我对着干！」

「桐苏！你告诉我！」

害怕吗？我不知道。

难过吗？我也不知道。

他冲天的怒气里，我反而平静得很。好像很久之前我就知道会是这样，眼前的画面，仿佛在脑海里经过了无数次的演练。

那一夜我不知道在地上坐了多久，回过神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身上好冷好冷。

外面下雪了。

我看着乱成一团的寝殿，又抬头看了看寝宫的名字，「锦和」。

这本应该挂在我寝宫的匾额，如今却挂在了理应锦鹤入住的地方。我突然明白，「锦和」二字是怎么来的。

天还没亮，我站在雪地里茫然地抬头看天，身上忽然就落了一件披风。

我回头，给我添衣的人，是良妃。

50

良妃行事素来与常人不同，后宫人人攀比娇美的时候，唯有她一人万年玄衣。

那只猫死后，我才听闻，她常年身着深色，为的就是迁就那些怕鲜艳的猛兽。

她喜欢那些，所以平戎将军府惯了她那么多年。可是后来她入宫，不得不将自己的喜好一再收敛。

如今她仅剩的一只豹花猫也没了，却还是固执地穿着一身玄衣，寒天雪地，一脸孤傲地站在那里。

我怜悯她的委屈，却也痛恨因她而短命的孩儿。

她可能心怀歉疚，亦是一脸复杂地看着我。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亦是看着她。

遥相对望，直到她开口问我：

「锦鹤.....是否平安？」

我点点头，裹紧了那件披风。

大段沉默以后，她又说：

「我以为，你不会帮她。」

原来，她也知道。也对，她是平戎将军的妹妹，知道这些，也正常。

我笑了笑，对她说：

「我这不是帮她，是帮我自己。她不走，他就永远都看不见我。」

良妃大概没想到我会这么说，一时间有些愣住。我不再理会她，转身准备回去。

一阵风吹来，殿门前的树上有雪被吹落，雪花落在身上，我伸手拍了拍。

这时我才发现，自己原来是披头散发的模样。我隐隐约约记起来，昨夜他似乎气极了，毫无轻重地将我的下巴捏得生疼。

满头的珠钗大概也是那个时候掉的吧。

身后属于良妃的那道冷越的声音说：

「阿厌没有害你的孩子！那天寝殿里是只有我们两个，可是我什么都没有做，你知道的！」

我没动，她不甘心一样，继续说道：

「南宫桐苏，你不是不知道，你只是不愿意相信罢了！」

我呆呆地坐在新的「锦和殿」里。

直到天大亮，小宫女颤巍巍地上前唤我，

「娘娘……」

我问她：「那天那一碗补药是陛下让你送的，对吧。」

小宫女不解，我又说：「就是孩子没的那天，那一碗药。」

小宫女恍然大悟道：「对啊，陛下还说，要娘娘趁热喝。」

我点了点头，喉头一甜，呕出一口血。小宫女急唤了我一声，娘娘！

我擦了擦嘴，告诉她我没事。

可是她还是急急忙忙跑出去了，又留下我一个人坐在殿里。

我掰着指头，细细寻思何谓「锦和」，岁岁锦年，朝朝和睦吗？还是为了讨「锦鹤」开心？

他来得比太医还快，来了以后似乎还是怒气未消，铁着一张脸问我：

「你就这么在这里坐了一夜？！」

我没出声，眼珠子转了转，坐在地上抬眼看他。从我的角度看他，是逆着光，所以我有些睁不开眼。还没等我看清，就被他从地上一把捞起来，扔到了床上。

太医来了，畏畏缩缩给我诊脉，结果是我郁怒忧思，肝郁化火，血失统御所致。

应调养有节，不宜劳倦，不宜受七情刺激。

他说：「你冷静冷静吧。」

随后甩手就要离开，我突然出声叫住他。

我问他：「在陛下心里，阿苏……到底是什么？」

他愣住，随后开口道：「不是从一开始你就知道吗？」

有些事情，就是那么不讲道理。

好像他说得很对，从一开始，我们就都心知肚明。是我动心在先，明知山有虎，却要自讨苦吃。

他没有惩罚我替锦鹤入宫的「欺君」，而是把我放在锦和殿里，再也没来过。

我在锦和殿安安静静地调养，小宫女告诉我，他又派了多少人出去寻找锦鹤。

不知道是不是人人都像我一样，死心的日子很奇妙。

锦鹤回来的时候，我没对他死心。

锦鹤离开的时候，我还是没对他死心。

甚至得知孩子死去的真相以后，我还是没对他死心。

可是就在那一天，我站在锦和殿里，看冬雪消散，看杏花绽开。

整个人就像是睡醒了一样，死心了。感觉就像睡了一觉，做了一场大梦一样。

听小宫女说，他找了锦鹤一个冬天。其实我不想知道的，从前是伤情，如今是厌烦。

可是小宫女还是替我奔走打听，在她眼里，身在后宫就要消息灵通，好为我以后复宠做准备。

她还在期待我复宠，我心里暗叹这世上傻的人不止我一个。

皇帝将我供养在这锦和殿，却再也没来过，无非是自欺欺人，想让我顶着锦鹤的身份，给他些许安慰罢了。

我变成了锦鹤。

我替锦鹤入宫，他便告诉我：

「既然你这么想替她，那你就彻底变成她吧！」

我如今彻底变成了一个装饰品，何来失宠，又何来复宠？

53

就在我以为，我与皇帝之间的情分，只剩下隔岸相望的时候，他又死灰复燃出现在我的身边。

他问我：「她到底去了哪里？」

我说：「我不知道。」

我知道我的话他根本没听进去，只是借了我的嘴巴，给自己一个理由麻痹而已。

他又开始带我去骑射，教我剑术，闲散之时又拉着我泡在汤池里。

他新的锦和殿也修了新的汤池，水雾蒸腾里，他常常伏在我身上，一双手从我肩头滑落至腰间，说：

「阿苏，你好像一条鱼。」

我笑了笑，转身去满足他的欲望。

我依旧顺从，只是不在意了，我清楚自己应该做什么，但是也止于我应该做什么。

我本出身风尘，那年进京献舞，我是一众舞女里姿容最妖娆的。偏生一心求个安稳，从不与人争夺，在戏舞班子一直籍籍无名，乃至被人欺负。如今回想，那时的自己，傻得可以。

那天他又带我去骑射，我看着日头中天高挂，突然心里一阵厌烦。

我不想去，所以我真的拒绝了他。

我厌厌地躺在凉棚里，看着他在烈日下纵马。我喝了一口御厨处心积虑保了凉的酸梅汤，舒服地叹了口气，头一次觉得之前陪他一起骑射的自己，亦是傻得可以

出神的时候，他回来了，马鞭被他撂给一旁的太监，随后他端起凉茶好一通喝。

「阿苏？」

他唤我，我惊觉起身，拿了帕子给他擦汗。

「你要是身体不舒服，可以早些回去。」

我诺了一声，没再言语。

54

天下事就是这样，你不哭诉，就有人觉得你永远不委屈。

我倦怠于陪他射箭骑马，倦怠于陪他钻研剑术。我想不出之前自己是如何耐得下心去做这些。

那些耐心的日子里，我到底如何咽得下那么多委屈。

直到那天，他又抱着我说：

「阿苏，你最近好奇怪。」

我恍然大悟，原来，是我不爱了。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妆容随我喜好，衣着亦是看我心情。

人说女为悦己者容，他说我奇怪，大概是如今的我，端的再也不是当初「南宫桐苏」的「贵女」做派了。

我对他笑了笑，找不出话。

55

我以为我会这样跟他寡淡平静地过下去，但是总有一些事情让人心里愤懑。

皇后怀孕了。

那个从一开始就默默无闻的女人，怀孕了。

皇帝只有初一十五才去她那里，平日里她不声不响，即使我一个人霸占皇帝，她也什么都没做。

这样一个与世无争的人，怀孕了。

我本无心，奈何帝王将这个孩子看得极其重要。

我不明白为什么，都是孩子，为什么我的孩子得到的是一碗夺命的药，而她的孩子却被如此对待。

恨。

不知道什么时候，恨意早就在心里生根发芽。我回过神来的时候，那种曾经夺走我孩儿性命的毒药，已经被我安排送进了皇后宫里。

我想阻止，却开不了口，我惶恐不安地坐在寝殿里，看着当初那一箱子，我为那个孩子准备的东西。

有拨浪鼓，有长命锁，还有很多很多小衣服……

我知道他会来找我算账，索性坐好了等他来。

他大概又会掐我下巴……不，这次他大概会掐死我。

我看着手里那个小肚兜，有些说不出来的难过，肚兜上绣的是双龙戏珠，我亲手绣的。

当时吐得厉害，整日里提不起精神，他为了逗我开心，还亲自歪歪扭扭地，将这双龙戏珠的珠子绣完了。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的，他没有出声，只是捧着 my 脸，给我擦眼泪。

关于皇后他只字未提，只是一脸复杂地看着我。

「阿苏……你看看我。」

我挥手挣开他的手，踉跄地想离开，但是没走几步就被他锢在了怀里。

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挣开他的同时打了他一个响亮的耳光。

「滚啊！」

一句撕心裂肺地「滚啊」，让殿里殿外，所有人跪了一地。

「阿苏……」

「你是不是知道了……」

56

皇后没有小产，因为皇后害喜太严重，那碗药被搁凉，倒掉了。

可是，我同皇帝的最后一层窗户纸却是破了。

他亲手害死了我跟他的孩子。

我问他为什么，他张了张嘴，什么都说不出来。

为了用良妃牵制平戎将军吗？为了兵权？为了他所谓的权术？

我在等他给我一个答案，可是他什么都没有说。

仿佛弥补一样，流水一样的赏赐送进了我宫中，又怜悯一般，将「锦和殿」改成了「桐云宫」。

我不管怎么跟他吵，怎么闹，他都能一声不吭地睡在我身边。

更过分的是，他变得残暴，会用几乎施虐的方式，在我身上发泄他的欲望。

他说：

「朕说过，你要么死，要么留在我身边。」

他眼里布满了通红的血丝，唇角是被我咬出来的伤口，极端压抑的语气里，我知道他快到极限了。

可是那又怎样，我恨他。

巴不得这个人死得越远越好。

这恨意到底因何而生，因何而壮大，我已经分不清了。

只知道我被他逼急了的时候，脑袋里的想法就剩下了，死太简单了，此生让他不得好活。

57

他大概是爱极了锦鹤，以至于每次见到盛装打扮的我，都一脸悲色。

他一脸的悲色，让我觉得心生快意。所以我越发千娇百媚，锦鹤是什么样子，我就越是截然相反。

我觉得他可笑至极，他一言一行里爱极了锦鹤，却又沉迷于我淡妆浓施的这张脸。

我不知道为了什么，满腔的恨意无从发泄，看他挣扎痛苦，好像就是我唯一的疏解。

帝王膝下未有儿息，所以他最终还是被迫选秀。

只是新晋的秀女，都被我一个一个解决。有的像当年的锦贵妃一样「死于意外」，有的则是侍寝以后被我光明正大地喂下一碗避子汤。

他从不过问，甚至为我掩护。

直到皇后死于难产，子存母亡。

58

那个孩子尚未足月就早早来到人间，白白搭上了他母亲的性命，却也不知道他那孱弱的身子，能不能有命有一趟四季。

我坐在桐云宫的凉亭里，感慨世事无常。谁能想到皇后会突然早产，且死于难产。

他来的时候，脸色是铁青的。

我不清楚发生了什么，所以迎着 he 走了两步，刚好赶上 he 抡圆了的一巴掌。

耳鸣，不疼，只是我感受不到自己左脸的存在。

他说：「你怎么这么恶毒？！她都没来得及看孩子一眼啊！」

我不可置信地看着他，只觉得荒唐至极。

「陛下这是什么意思？」

我气极了，声音听起来隐隐发抖，每个字的边缘，都带着破音的迹象。

「桐苏，你做什么朕不知道的？！这件事情你又何必遮掩？！」

「臣妾...遮掩？！没有就是没有！臣妾同陛下相比，恶毒者谁更胜一筹？！陛下又何来颜面，跟臣妾启齿孩子？！」

桌子上的果盘被我一袖子扫下，瓜果在我与他的脚边四溅飞蹦，最后沉寂下来。

她未曾看过孩子一眼.....陛下可知道，臣妾何尝不想以命相抵换我孩儿走一趟人间.....

莫说锦鹤千金难求，是陛下你.....根本不值得！

「你不值得！」

我将他给的耳光还了回去，用力用到打完以后，我的手麻木没有知觉。

他呆愣住，我转身想要离开。

随后他后知后觉，歇斯底里地喊，

「来人！将桐贵妃打入冷宫！」

「臣妾求之不得！」

我甩了袖子要走，被他一把扯住，推搡间我脚下无根，撞到了石桌上。

小腹一阵钻心的痛让我瞬间脱力蜷缩在地上，冷汗几乎是一瞬间就爬满了我的额头。

我心里隐隐有个猜测，但是这个念头让我难过。

我来不及再说什么，眼前景色已经失焦，黑暗将我吞没。

59

小宫女呜咽着将汤药一勺一勺地喂给我，我笑她哭得好丑。

她随手抹了一把脸，没有理会我继续哭。

她在替我哭，哭我第二个孩子。

小产。

这是我第二个孩子，我毫无防备，他就离开了我。

我苦笑一声，心想自己这辈子儿女福分缘薄。

我没有再去哄她，而是费力起身，将那一碗药喝了个干净，告诉她，出去洗个脸吧，让我静一静。

小宫女愣了愣，哭得更厉害了，最后她一步三回头，端着药碗掩门出去了。

我半睡半醒时，皇帝身边那个小太监又来了，战战兢兢地立在外面，让小宫女给我传话。

他又让我搬回了桐云宫。

一国之主，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可是他将我打入冷宫，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让我离开这颓废之地。

舍不得这张脸吗？

虚伪.....

我没有听话，睡死了过去。等我一觉醒来，发现冷宫变了个模样。

我桐云宫的吃穿用度全被搬了过来，而他则冷着一张脸，坐在桌旁。

见我醒了他作势起身，却又不知道为什么，在离我三步远的地方顿住了脚。

我看了他一眼，便翻身不再看他。

「朕.....真的不知道.....」

「这是个意外！」

「阿苏.....」

很烦，我用被子捂住耳朵，还是能听到他在我的房间里发出动静。所以我勉强起身：

「陛下，请您出去。」

「阿苏.....」

「出去啊！」

要下雨了，闪电将屋子照亮了一瞬间，接着雷声闷闷地传来。

我突然觉得面前这个人好陌生，陌生到让我想不起是如何爱上他的。

视线被泪水模糊，我轻轻地呼吸，好让自己哭得不那么狼狈，可是雨下大了，冷宫东南角漏雨。

他抬头看了房顶一眼，说：

「阿苏，不闹了，我们回去吧。」

这句话像是有神力，他这一句话让铺天盖地的委屈向我砸过来，将我压得喘不过气。

我说，我不走，你滚啊！

他站着没动，下旨让人收拾我的东西要将我带走。

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下床从那些人手里抢东西。

一个细颈的花瓶被我当成了武器，我的哭闹终究打断了他的旨意，他冲过来抱住我，夺我的花瓶。

花瓶掉在地上，破碎的响声让空气有一瞬间的安静，溅起的碎瓷在我左侧脸颊上，划出一道血痕。

泪水滑过，刺痛感让人冷静，我听见自己说：

「你放过我吧。」

「求求你了.....放过我吧.....」

我被他紧紧锢在怀里，听窗外雨越下越大，萌生死意，就是这个时候。

雨声听起来很舒服，让人想闭上眼再也不睁开。

他像是发现了我的念头，一手捏住我的脸颊，将我咬紧舌头的牙关撑开，又打了我一个耳光。

「你活到今天全凭这张脸，哪里来的胆子伤害它？！」

「你怎么敢离开！」

「你怎么敢……」

「太医！传太医——！」

【正文完】

番外在专栏内持续更新

权谋里的真爱：情深难测的反套路古言故事